

啤酒屋裡的父子情

EMBA：林錦堂 vs. 應化機械雙學位：林正得

文·彭淑靜／圖·林正得學長

初遇林錦堂學長是在EMBA第二屆的同學會，當時他坐在筆者隔壁，與筆者聊起人類基因（事實上才疏學淺的筆者只有點頭的份）。林學長並提及其公子也是交大校友，是應化、機械雙學位的林正得學長。筆者因而興起專訪其父子的念頭。

於是在中秋前夕，我們在光復路上一家咖啡餐廳，開啓父子二人相對論。父子二人既坦率又幽默，雖然語言經常「冒犯」對方，這樣的直接的表達在東方社

會可能視為「沒大沒小」，然而，這樣的「沒大沒小」卻也是令人稱羨的，試想，東方社會有幾對父子，晚上會一起到街上喝點小酒，促膝長談，聊至夜半凌晨？應當是父子雙方從小就下了很多功夫在了解對方吧。（以下林錦堂學長簡稱父，林正得學長簡稱子。）

問：（中餐時間，點菜中…林正得學長協助介紹菜色…。）林正得學長很懂得美食喔。

父：那是挑食的結果。你看他沒有比我多幾公分，我個子矮，小時候都坐在最前面的，深知矮個子的痛苦，多希望他長高一點。

他就是發育的時候沒有好好吃，說不喜歡便當蒸過的味道，有一次我偷偷跟在他後面，發現他把便當倒在水溝，才知道問題很嚴重。我警告他，你沒有比我高的話，休想得到我的財產。只是我沒說比我高幾公分，他就只有比我高個三、四公分。

子：我後來精算過，我爸的財產可能只值三、四公分，所以決定不用長太多。（笑）

父：開始錄音囉？這樣要把昨晚演練過的劇本背出來。（笑）

子：對呀，所以我的咖啡要餐前上，要提神，否則沒辦法說出違背良心的話。（語畢用手抱住父親的肩）爸爸！你好偉大，謝謝你含辛茹苦把我養這麼大，真是不容易啊，謝謝你！（父很高興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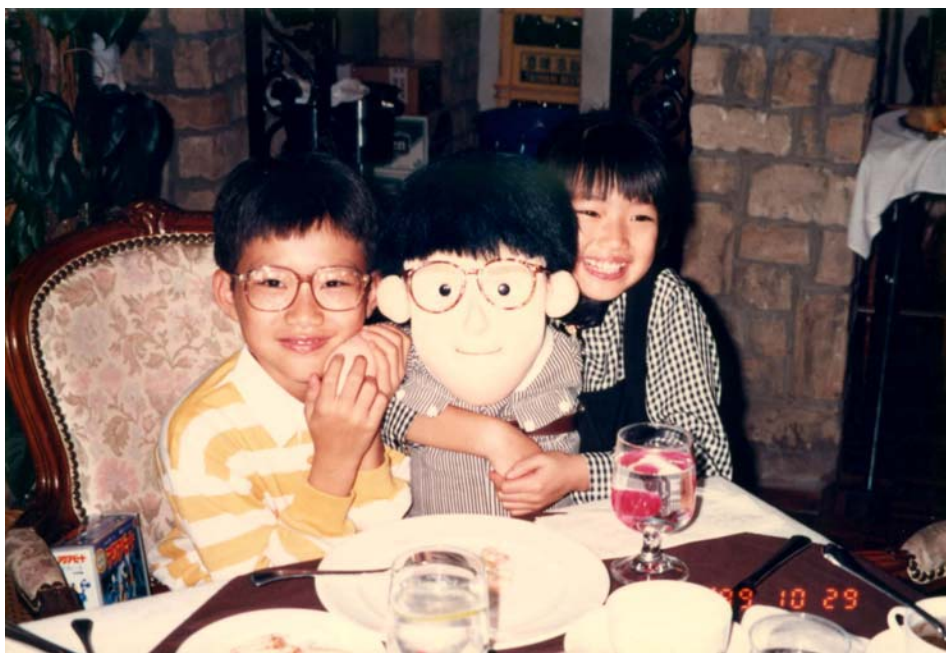
問：請問二位為什麼想唸交大？為什麼想唸交大？當初填寫志願的情形？

父：當初他唸師大附中時，附中的學長就邀學弟到交大、清大的校園一遊。回來的時候，林正得拿著學校免費贈送的磁卡，那個年代覺得磁卡很炫，對著我和他媽媽大聲的說：「我非清華、交大不唸！」（子狐疑貌：是這樣子嗎？）

父：父堅定的說：就是！（子：年輕人講話比較不用負責。）

父：他當初考大學，太散漫了，第一年考上中原化學系。報到前，我就問他要不要重考。我跟他說，你去唸了會後悔，你將無法融入。結果他本來不想聽，不認為會有任何不同。我跟他說，等你到成功嶺，你就會想重考，果然…。

子：應該不是到成功嶺也。我記得是這樣子的，從成功嶺回來去中原報到，好巧不巧，中原化學系剛好在中原最舊的大樓，已經面臨那種快被拆遷的命運，我對那個舊系館，非常失望，心想一直對要在這樣設備不良的地方研究學問，感到掙扎。其實我爸常說給我們很大的自由，但是有意



13歲生日—林正得學長

無意就會說出他心目中的願望，像是台大多好啊，交大多好啊之類的言語。那身為人子，就會想盡辦法達成父親的願望。所以我在過年期間，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過年那段時間決定重考。

問：爸爸

呢？怎麼會想來唸交大？

子：其實我爸一直以沒有唸研究所為憾，所以，有一天，我在交大校園看到EMBA的海報，我想這個很適合我老爸，就整張撕下來，帶回家給我爸看。

父：當時我正在公司加班，他興沖沖跑到我辦公室，把整張海報show在我面前。我覺得他是有種報復的心理，因為他認為多年來受到我太多的壓迫，因此，一找到機會，就要反制回來。我看他那一天的表情，就是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成分在裡頭。

問：家裡兩代唸交大的感覺？

父：第一天送正得來交大的大學部報到時，初入校園時總覺得似曾相識。喔！像極了我的一個客戶—台灣松下的工廠…哈。不過，常來校探望正得時，總是抽些鐘頭待在學生活動中心地下的書局看書、選書。一晃5個年頭，想不到也會鑽進了交大讀書…竟然和兒子成了同學呢！並且還和書局的廖老闆成了朋友。

那天EMBA剛放榜時，就湊巧在書局遇見執行長朱博湧教授，他向著我說著恭喜。而在一分鐘前才接到正得的手機電話告知也考上了研究所。)
瞬間…整個校園亮麗、漂亮了許多！

子：教學相長嘛！只是現在和我爸爸說話時，他常常說些引據經典的話需用腦筋去聽比較累。這或許是念了碩士班的後遺症罷。

問：家裡頭是否有什麼難忘的故事且與交大相關：像是一起去參加畢業典禮、一起...？

父：那一年我們父子倆一起畢業，他從清大材料研究所畢業。他的媽媽和妹妹都在清大，我獨自一人在交大，交大這邊告一段落之後，我走過清交小徑到清大與他們會合。我當時穿著管院的畢業碩士服，清大當時還沒有管理學院嗎，大家看到我的服裝不一樣，一問才知道是從交大來的。

問：那在交大唸書時最風光的事？交大唸書時最痛苦的事？

父：我在畢業論文發表會發表一篇：〈殖動式群體組織〉，造成轟動。（問：怎麼寫？子：你這樣子一問，我爸又要講半個小時以上...。）

就是從腦神經科學去看組織行爲。管理學院有位知名教授舉手發問說：「你這篇是參考哪裡的？」我說：「Original！」他就知道了。當時很多教授都討論說，從腦神經科學探討組織，是很可以探討的一個領域喔！

子：我認爲唸交大是一個過程，沒有說什麼記憶深刻的事。如果有的話，應該是事件的發生，勉強可以說的是，我大學有舉辦過跆拳道全國性比賽，因爲是全國性的，也許可以說是一種風光。

至於最痛苦的事，我喜歡畫漫畫。（父：他曾經和同好成立一個夜貓子咖啡館—漫畫同人誌組織—在大四的時候。）

還是一句老話，我爸雖然嘴上說給我很大的自由，但有意無意間總會露出父母的期望，所以我滿隱藏內心的渴望，而從事符合我父親心意的學習。

我爸曾經跟我提過雙學位的事，但過去修雙學位規定很嚴格，需要平均八十分以上之類的。我唸大二那一年取消了這個規定，因此，我大二開始修雙學位。

我跟我爸討論時，他說社會科學的科系，畢業以後自學就可以。但建議我唸一些專業的，需要在大學時期扎根的學科。一開始先往電機資學院了解，但電機相關科系一大二的課loadings太重，我怕四年之內無法畢業。後來幾經思索，認爲機械系是相當基礎與扎實的一門學科，可以學到很多東西，就選擇機械系作爲我的另一門學士學位。

唸雙學位壓力非常大，一學期大小考試共三十餘次。應化系有系圖書館，因爲唸書唸的晚，我怕吵到宿舍同學，就到系上圖書館唸書，但經常隔天早上就有考試，所以唸完書就乾脆趴在圖書館的沙發椅上睡覺，醒來就去上課或考試。因此，在我大三那一年，幾乎一整年是睡在系上

圖書館的。現在要我再過那種日子已經是不可能，不過，當時面臨這樣的挑戰，就一頭栽進去，努力達成目標。

父：大四時，他跟我說，他要休息。我也沒有逼他，所以他是唸了五年才畢業。

問：理工專業科目的雙學位，五年之內可以畢業也是不容易了！那請問畢業至今，最懷念交大的哪一點？

父：朱伯湧老師！我認為他非常特別，教書教這麼久，還有這樣開放的胸襟和創意，實在不容易。

子：我最懷念的是現在的工六館位置，以前是一片青綠草坡，還有幾塊頗具造型的大石散落其間。我經常在下午三四點左右的時間，從體育館漫步到這個草坡，這個草坡就是我对交大最深刻的回憶，特別是秋末冬初時，朔風襲來，有種蒼涼的味道，交大那片草坡，就是我四五年來沉澱心情的角落。

問：好浪漫的意境…。那麼，林學長眼中的兒子？

父：任其翱翔！

子：我爸講是這樣講，就像飛機是可以給你開，但飛安手冊有一千餘頁…。

父：我就是故意從小就在他腦海裡烙下深深印記（指從小到大累積的飛安守則），這樣，這一個驅動程式可以經常在某一些情況下，自行驅動。

子：任期翱翔很容易讓人家誤會。就好像政府標榜經濟自由，其實還是規定這不行，那不行的。

我們家的教育方式很奇特，我剛剛想到一個很貼切的形容我們家：就像芭蕾舞教室。為什麼要叫芭蕾舞教室，因為芭蕾舞才需要去修你每一個指頭的動作。譬如光是出門這件事，就有



好幾頁的守則：首先出門要先關燈、關瓦斯、關窗…；關燈有些要關，有些不能關，因為要防小偷；大門有兩道，第一道關好，先巡視一番；再關第二道，而後一定要確認鐵門完全關上才可以開車。開車前要先看看輪胎有沒有氣，雨刷和車窗要先擦一擦；接著，發動車子；車子發動之後，要先下來看看車子發動之後是否正常；然後再上車啟動油門出發。我忘了說，連倒車手的位置該放哪裡都有規定。

父：我們家 SOP 做的還不錯。

問：所以你每次出門都要照這樣的程序…？

子：沒有啦，這怎麼活得下去…。就好像政府規定是這樣，我們自己 run 一定不是這樣，不然無法生存。

父：但是事後總會證明，沒有按照流程的步驟，事情總是隱隱約約就會發生。

問：也許是規定太多了，反而比較容易出問題。



父：是這樣沒錯，但是，林正得從小就是冒險型，總是不管前方有任何危險，你就看他一股腦一直衝，所以，我才得經常想辦法拉住他，告訴他這些飛安守則。

問：那兒子眼中的爸爸呢？

子：我爸爸是很注重家庭，又是很很有原則的人。

父：其實我是最沒有原則的人，沒有原則是唯一的原則，這樣在社會上才能生存，台語說「看事辦事」嗎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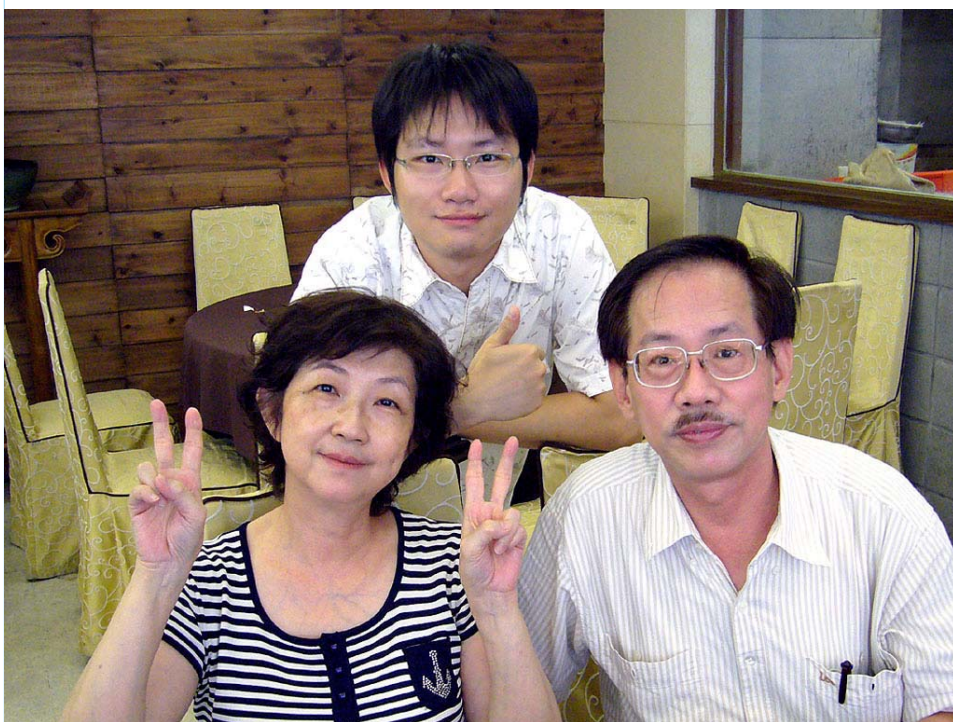
問：你最崇拜爸爸哪一點？

子：最崇拜爸爸哪一點？（**父**：我有什麼好崇拜？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？）

子：有！有！有！我以前有想過，這個問題我有非常好的答案。我覺得我爸爸把我帶得大家都還算滿意，所以打算我的孩子出生以

後，再麻煩我爸。因為我爸已經做出業績來了…。

父：自己不想帶就丟給父母帶嗎！其實就基因學來看，老一輩來帶孫子對老人家來講對彼此是件有益的事。他們已經適應下一代的基因，孫輩的基因對他們而言非常穩定，這樣一來，照顧孫兒這件事反而對他們的腦神經是有幫助的。



問：可是體力上能夠負荷嗎？

父：男生（指當祖父者）還好，女生（指當祖母者）可能比較累。而且又不是等孫兒到十八歲還要抱他上學，那就累了！

子：所以人家說含飴弄孫是有道理的。

問：對彼此的期許？

父：（笑）我不希望他出人頭地，只希望他能夠隨波逐流，可以生存就好。就像在大海中，至少要勾住一條大船，海水多的時候，隨波逐流；海水變少時，他可以選擇跳上岸生存。這樣就好了。

問：兒子對爸爸的期望呢？

父搶先一步：昨天晚上我們父子倆在公道五一家酒吧喝小酒時，林正得好感性，對我說了一番話，我眼淚都快掉下來。他說，「爸！你要為我活長一點，」後來一想不對，這小子一定有什麼企圖心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後來他又接著說，「我希望你能夠當我人生的一面鏡子，不管正面教材也好，負面教材也好，你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子：（笑）其實我是覺得一個人一生一定要怕一個人，也就是說，一個對你有威權的人，這樣你才不會在茫茫人生當中迷失方向。這個角色不一定要是父親，但就是需要一個可以影響你、引導你的人。

父：你看我從小在他心頭烙下深深的刻印，效果很大。友聲